

「大棋」體

央視周二發文，罕見地痛批所謂「大棋」論調。起因是，內地最近因為煤炭供應緊張、電網超負荷運轉等多重因素，不少地方發生拉閘限電，嚴重影響了企業生產和公眾生活。從官方到民間，都心急如焚，千方百計進行應急處置。

而此時，突然爆發出一波「雄文」，聲稱拉閘限電乃是針對西方國家的「一盤大棋」，意在通過限產，提高定價溢價話語權，引發西方國家通脹，從而反制對方圍堵打壓云云。這種突破認知底線、毫無常識科研的反智論調，居然大行其道，引發人心惶惶。終於，央媒也忍不住吐槽。

很多人奇怪，為什麼如今反智的聲音這麼多。其實，這與網絡媒體的勃興有很大關係。在傳統媒體時代，媒體有個嚴格的專業把關，反智內容幾乎沒有在公共平台上傳播的機會。而如今，人人都有攝像頭、麥克風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布。於是，許多低俗無腦的言論，也有了出口，產生了「大棋」體、「嚇尿」體、「渴望」體等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《我和我的父輩》

又是一個熱鬧的國慶檔。內地電影市場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，這個十月份看上去又活躍了起來。打頭陣的國慶檔中，有吳京、章子怡、徐嶸、沈騰聯合執導的《我和我的父輩》，陳凱歌、徐克、林超賢聯合執導的《長津湖》，賈樟柯執導的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》，口碑不錯的荷里活電影《爆機自由仁》，戰爭的、溫情的、文藝的、商業的、華語的、荷里活的，各款各式都有得選，且質量看起來都不錯。

當中筆者對於《我和我的父輩》頗有期待。從名字就能看出來，是與此前兩年的《我和我的祖國》、《我和我的家鄉》一脈相承，由四位導演執導的四個單元組成，匯集了吳京、章子怡、黃軒、陳道明、彭昱暢、張雨綺、張藝謀、李雪健等幾十位大牌明星演員，以革命、建設、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為歷史座標，描述幾代父輩的奮鬥經歷。當中尤其以章子怡初次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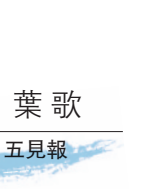
菜鳥「行政官」(上)

七月履新，接任美國大學分管人事的副教務長。入職三月，感慨不少。

首先，行政與教學的節奏大不相同。同事們還在過暑假，我已忙得四腳朝天。新教授培訓，系主任培訓，斟酌節目，邀請發言人，統計人數，請IT協助，確認設備能否支持線上、線下同步，乃至講義準備多少份，會議餐吃三文治還是沙拉都要過問。適逢「德爾塔」肆虐，室內必須戴口罩，又要準備麥克風。事務瑣碎，彷彿成了管家婆。在美國大學擔任行政工作是提供服務而不是掌握權力，斯言誠然。

其次，口頭、書面表達能力至關重要。美國人認死理，講究照章辦事。人事評估的各項制度都有書面規定，每次改動需要有關組織討論後投票通過。我只是保證「列車不脫軌」的執行指令者。案牘勞形，檔要細摳、死磕，前後索引，確保一致。一旦規章制度確立，還需要將理由、細節用明晰、妥帖的言辭給相關各方解釋清楚，保證上下通氣。大學的「教授治校」是建立在透明、公正、前後一致、有始有終的交流溝通基礎上的。

第三，接觸敏感、私密信息，必須耳聰、目明、嘴巴緊。向我彙報的會抱怨他人，接受我彙報的會披露尚未定型的新政。對下屬，「不聾不啞不作家翁」，很多雞毛蒜皮會自行解決，不可過早、過度干預。治大國如烹小鮮，有時「無為而治」效果更好，因為抱怨者可能只是想找人傾訴。如需行動，則要迅速、精準，別給人忽視、潦草感。對領導，及時回饋，適度提醒，但也不必執著，畢竟還有其他角度、其他意見可供參考，我提的不過是一孔之見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背交椅的機器人

聽說，有位農村老人想到縣城看病，因沒有智能手機而無法乘車，也沒法預約掛號。不僅感嘆，手機成為了進入世界的入口，不僅在於你是否想用手機進入這個世界，而在於有時候世界只向你開放了手機這個人口。麥克盧漢說的「媒介是人的延伸」，終於在手機搭出的世界裏成了「神預測」。

然而，在世界入口變遷的進程中，手機還不是「終結者」。這不，有人提出，隨着機器人在生活中應用越來越廣泛，我們進入世界的入口，可能變成機器人。我讀過的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說《克拉拉與太陽》，寫了一個作為孩子玩伴的機器人。如果人機共處成為普遍現實，那麼，

除了孩子，我們每個人都有個機器人，不論是作為閒暇的玩伴，還是工作的幫手，難道不是很有必要的嗎？

寫到這裏，我忽然想起在博物館見過的一塊宋代畫像石，一個僕從模樣的人，背着一把交椅。彼時風俗，老爺出行時，為了能隨時隨地舒適地歇腳，就隨身帶着一個僕人，僕人隨身帶着一把椅子。等到機器人再智能一些，生產再批量一些，我們這些不是「老爺」的人，或許也可以有這麼一個機器人僕從。而且，不需要它再背着椅子，因為到了那時，機器人搖身一變，成為一把會和你聊天的靠背椅，想來技術上不是什麼難事。不過，以我對人性的估計，即便如此，真的老爺還是會帶着

一個真人僕從，而真人僕從帶着一個機器人。

不管怎麼樣，作為世界入口的機器人，承擔的任務肯定比放鬆人類臀部更加「高端」。比如，讓它幫忙給朋友打個電話，發段語音。作為高級智能，它或許可以替我們處理一切社交事務，而不僅掃地、做飯、挖礦、修路這些粗笨的活計。我想，當這一天的來臨，意味着人類、機器人和世界的關係，又一次發生革命性的變化。它令人期待也叫人迷茫，或許還有些恐懼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一曲《月光光》

剛過去的中秋節，一首「雲合唱」的《月光光》邀請了散居世界各地的八十多位華人，在居住地錄唱了這首粵語童謠，再經製作放上了雲端，讓粵語系的人們在兒歌中沐浴了思鄉的溫柔。

《月光光》其實是首搖籃曲。母語為粵語的人，嬰幼年期間大概都曾在長輩哼唱的《月光光》中酣然入睡。甚至可以說，未聽過此曲的，一定不是嶺南人。即使是百歲長者，他的童年記憶一定少不了此曲潤滑的旋律。

童謠的歌詞簡樸親切，說的都是家人日常瑣碎，去哄睡「蝦仔」（孩子）進入夢鄉：月光光，照祠堂，蝦仔你乖乖乖

上山崗……下面便唱到抓魚捕蝦的阿爸，寄望蝦仔長大是一把勞動好手……這版本改造過，帶上了當代社會的色彩。

最早的《月光光》，產生的年份、作者已不可考，流傳的版本也有數十種。但首句基本都是「月光光，照地堂」。「地堂」是廣東農舍屋前屋後的曬場，白天用以曬穀、番薯、花生……晚上用以納涼。勞作了一天的農村老少，晚間常在地堂吃飯、聊天、乘涼，是輕鬆的一刻。「地堂」是嶺南農村的一築一景，網曲所唱的「照祠堂」改得並不合理，也缺乏畫面感。我小時被催眠的《月光光》，歌詞更

古老也更經典：月光光，照地堂。年卅晚，摘檳榔。檳榔香，摘子薑。子薑辣，買苦達。苦達苦，買豬肚。豬肚肥，買牛皮……歌詞無厘頭，但體現出兒歌「歌詠言」的宗旨：未必具多大意義，重點在訓練牙牙學語兒童的口齒。上文的光、堂、晚、榔、香、薑……都是粵音難點，很多香港人自小就發成了「懶音」，成年後便不易糾正。

如果讓他們自小仿唱《月光光》，「懶音」說不定就會少一些了。



人與歲月 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不要白忙

我不怕忙，但我討厭不明不白的忙，我可以長時間工作，但我不要不明所以的浪費了時間。我曾經以為這只是我個人的感受，後來，我才知道這是我們現代人集體的感傷。

關於時間管理的書不少，但寫得務實而又能激勵人生的卻可遇不可求。我遇上彼得·布雷格曼（Peter Bregman）《關鍵18分鐘：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》而願意花時間細讀，始於書中的一句話：

「昨天我打着如意算盤開始一天的工作，我一早走進辦公室，想好好做些什麼。然後，我坐下來，打開電腦、檢查電子郵件。兩小時後，滅了幾場火、解決幾個別人的問題、擺平所有從電腦和手機傳來的狀況後，我幾乎想不起來剛打開電腦時打算做什麼。我被偷襲了，而且我心裏

明白得很。」

「我被偷襲了」這五字完完全全說出了我內心的感受。我幾乎肯定彼得·布雷格曼是過來人，他曾經受過時間被盜取、偷襲之苦，他確實有過需要重新管理時間的慾望，而不是那些紙上談兵之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到了一個方法。

「時間被盜取了」的情況有很多，例如來自上司、家人、伴侶，甚至下屬的要求（或請求），這些情況的具體版本有不少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，那就是「急事」，更準確一點說，那些都是「別人的急事」。

對那個給我們要求的人來說，他的事是急與否，這是後話，重點是：若然我們將排山倒海來自四面八方要求，都看成「急事」，我們便失去了自主時間的控制

權。

彼得·布雷格曼提醒我們：若然你感到自己白忙、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「你必須想清楚你想看到什麼（人生的）結果」，同時「對於現在箝制你的事物，應該盡量減少時間、力氣和可能的金錢投資」。

換句話說，難道只有別人的事是急事嗎？你為什麼不急自己所急呢？

不過，作為上司的下屬、父母的孩子、愛人的伴侶，我們真的能夠自主時間嗎？彼得·布雷格曼提出了「關鍵18分鐘」的方法，下回分解。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五見報

遠古的「物象珀」

深埋地層下的遠古琥珀，有些內含幾百萬年前甚至幾千萬年以上的小昆蟲、蜘蛛、小蛙、小蜥蜴，以至岩屑、松針、種籽、苔片、樹葉、花卉、草莖、樹皮、殘枝和石耳等等。它們就像化石一樣，使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獲得寶貴的真實資料。

琥珀根本上是遠古松柏科植物分泌出來的黏稠樹脂，經過數千萬年在地層深處冰侵水滲、高熱高壓的地層變化，逐漸地形成「樹脂化石」。其實早於白堊紀（距今約一億三千六百萬年），已生長不同種類的松柏科樹木，不斷地有樹脂流出來。上古的小生物受樹脂閃光和蜜味誘惑，失足即被黏住，因死其

中，經變質歲月地殼的變動，遂埋藏地層下，與樹脂一同變成化石。現今的收藏家通稱為「物象珀」，視作珍寶；正因其價高漲，一些奸商用人工合成琥珀碎粒，熔解後放入已死的小昆蟲（如常見的螞蟻、蚊、蠅、蜜蜂）或小蜘蛛，壓製成仿品冒充。內含經脫水的小生物樣子死板，縮頭縮腳，並不像真品內的小生物被樹脂黏住時使勁伸展長腳、拚命掙扎求存，噴出最後一口氣。

個人不想收藏這些大自然遺下的珍寶，但十分有興趣觀賞和研究。我國古生物學者，年初發現一億年前的緬甸琥珀內，含有一種原始螢火蟲的祖先遺體。其體長約七

毫米，一對長觸角有不少分支，形如羽毛，頭部金黃，形態與現代螢火蟲有別；而且只在防禦和自保時才會發光，對抗青蛙和螞蟻等的侵襲，並非為了求偶。目前香港三十個螢火蟲品種，與「物象珀」內含的原始祖先也不一樣；但「物象珀」對螢火蟲逾一億年來的進化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

又像遠古品種的蜘蛛「物象珀」，各處也偶有發現。例如附圖，為數千萬年前「更新世」的新西蘭水面蜘蛛（DOLOMEDES KAURI），眼睛分為兩排，高而突出；尾端有單絲分泌用的吐絲器。蜘蛛不同於只有三對腳的昆蟲類，而是有四對長腳。遠古這個品種的第三對腳較短，有利在水面上活動。從前也見過「物象珀」內含一種潛水蜘蛛，能從水面抓住一個水

泡，作為「潛水鐘」，在水裏捕獲小昆蟲後，就游回泡內，儲存起來慢慢才吃。現今各地皆有不同品種的這類蜘蛛，相信就是從上述遠古水蜘蛛進變而成。

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貓貓不喜歡分離

很多寵主以為狗狗是社交動物，性格高貴的貓貓則喜歡離群獨處，可以不帶牠們上街，如果忙起來，也可以不理不睬幾天。但要慎防貓貓可能因此而得分離焦慮症。

分離焦慮症是指貓貓過度依賴主人，當主人不在，會出現持續叫喊、亂大小便、破壞傢具等問題，同時亦可能會伴隨食慾減退、體重減輕、嗜睡等症狀。尤其是曾被遺棄、搬過家或是換過許多主人的貓

貓，特別容易出現分離焦慮。

與人類一樣，動物的身心也互為影響，長期的緊張壓力和害怕，會妨礙生理健康，如果問題持續，免疫系統會受破壞，容易生病。如何避免分離焦慮症呢？養寵物與養育子女一樣，是一種終生責任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不太長時間分離。

不過，萬一迫不得已，要長時間分離，有三個方法化解。

一、讓貓貓對周遭環境感到安

心和放鬆。

當你離開貓貓後，可嘗試為牠們設置大籠子，讓其自由進出籠子，食物和水都要放在籠子裏，把籠子打造成專屬貓貓的地方，裏面亦可以放一些有你味道的衣物毯子，以增添熟悉感。久而久之，貓貓就會覺得籠子是屬於自己的，是絕對安全的地方，即使你人不在，只要待在籠子裏就是安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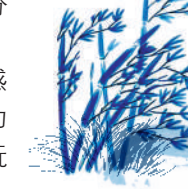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訓練貓貓接受與主人分開。

如果貓貓察覺到你離開而感到焦慮時，可以訓練牠躺下，成功後獎勵牠零食或是給牠喜愛的玩

具。不久之後，牠就會在你的離開與正面獎勵之間建立連結，從而學會接受這件事情。

三、安排每日與貓的遊戲互動時間。

雖然貓貓不像狗狗一般活躍，不過牠們需要一定的活動量。要盡量抽時間與貓貓遊戲，過程中可以跟牠們玩一些捕食獵物的遊戲，滿足其天性之餘，也可以紓壓。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